

癸酉秋九月

# 中國開教時的聖母會

磨海史林駒署簽



MG.  
B970-1  
676

癸酉秋九月

# 中國開教時的聖母會

磨海史林駒署簽



3 1773 3288 3

# 中國開教時的聖母會目錄

## 總說

一	說北京的聖母會	一
二	說南京的聖母會	六
三	說陝西的聖母會	十二
四	說上海的聖母會	十八
五	說聖母會的變相	廿一
結論		廿八
		卅四



徐文定與瑪竇談道圖

## 南京教區惠主教的訓言

### 論聖母會和公教進行會的關係

誰想入公教進行會，和加入地方上的一個團體，如商會，體育會等，沒有甚麼大分別的，這是大錯而特錯了。

公教進行會的會員，不是祇挂一個名，也不是運用自己的智謀，祇問物質方面的俗務，然當抱純正的志願，用全副精神來爲聖教會做先鋒，做後盾，幫辦救靈魂神聖的大事，把耶穌基督的神國，在自己心中先建築着，後還要推廣到別人的心裡。若不是這樣，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會員，猶如一個有身無魂的人像；有許也在公教裡辦事，然確不是辦公教的事；公教

的事，當如宗徒們所辦傳教救靈的事，故公教事業，也稱宗徒事業啊。

按公教進行會，是救人靈魂的工具，故會員當是活超性生命，和專務內修的人。爲使公教於實際上進行，祇靠金錢不中用，專講學問也不够；要導引人向信望愛三德路上走，須得自己先要活信望愛三德的生命。第一樣當做的事，萬不可避免的，很緊急的，是會員先使自己做聖人，——有聖德的人——那末可以勸化別人，叫別人也做聖人。可知宗徒事業，實是根深的真熱心所長的樹，開的花，結的菓哪！又是愛天主的愛情發出的火燄哪！然則急急不容稍緩的，是要培植這個熱心，燃着這個愛火啊！這樣可說把宗徒事業的大厦，建築在心裡強健的，熾烈

的，超性生命的基址上了。但是爲打這基址，沒有別的方法，比進聖母會更强的：因爲聖母會原來是一切神業的關鍵，是成已成人的焦點。誰都知道聖母瑪利亞，一生一世是做耶穌辦救世大工程的，奮勇的，堅忍的，超羣的副手。凡一個聖母會友一面研究聖母的言行，要認識她一天明瞭一天，又從別一方面，既已知道照天主上智的措置，在公教裡，在人靈魂上，凡有甚麼好事情發現，沒有不是賴聖母的助力得到的，這個會友當然要效法聖母的德表，依靠聖母的扶助，漸漸地在自己身上，勉力修上去，希望修到一個聖人，一個宗徒的地步哩；有時雖覺着神火猛烈，好似發熱狂症的，胸中起了這個念頭，以爲爲公教進行，大小事務，什麼都當幹的，然能用潛修內蘊的真

德行，竟然堅持中立，不被一時的熱血所衝動，能造到了這一點，方才算一個真實的公教進行會的會員啊。

有許多職任，很是艱難的，我們公教人應當肩負，不可推辭；就是我們怕被現時代的潮流捲到罪惡的深海裡去，我們要大  
家起來奮鬥，抵拒共產潮，肉慾潮，唯物潮吧！爲預備自己充當  
這樣的職任，最好誠心受聖母會的栽培，使會友個個全照信  
德眼光做事，愛護心靈上的清潔，尤其要注重神業的工課，同  
時要學習挽救沉沒幾多人靈惡風俗的狂瀾呀。

論到這兩層修己和救人，聖母會所訓練的心思，更加好說，聖  
母會友當根據這心思而活的兩層生命，誰念這本紀錄，敘述  
中國開教時聖母會的奇效，當然要欽佩我們老前輩聖母會



友能躬行實踐的活了那兩層生命哪！他們果然一生專務內修，先要做成全的教友——耶穌基利斯督真實的信徒——同時他們又像一麵酵使麵發起，——他們到處去宣傳真道，把真道散佈開去，透入人心，使當時中國對於真宗教到處如死麵似的，很堅硬的，也發動起來了，有無數的教外人紛紛地來歸正了，也有不少新教友因信德未堅已經冷淡了的，又能改過熱心了，他們真是宗徒啊。總說一句，他們即在社會上，也能實行公教進行會的事業，這是真教人鼓掌歎服的啊！現在把他們的善表，經過的事實，放在我們的眼前，我要發一個問題，就是現在同樣聖母會的會友難道不能加入公進會裡，也像他們，常從內修的眞熱心，眞德行，生活的根原上，吸取濃厚的滋膏

「神力，」使這會實事求是，產生豐富的效果嗎？爲此本教區的諸位熱心教友，尤其是聖母會友，要來不顧人情，不求私利，一心祇爲公教盡忠服務，擴充耶穌基利斯督的神國的，該對照從前聖母會友的德鏡，誠懇地熟慮一番，勿要祇想稱揚他們，還要效法他們，從熱愛聖母的火窯裡，仿聖母的模型，煉成誠敬，超性，謙遜，無我，忠心，熱切救靈的工具，多多益善，同心合意，不怕費心勞力，幫助耶穌救世主辦救贖的事業吧！這是本主教全心所祝禱的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

## 中國開教時的聖母會

徐家滙耶穌會神學院實修士編  
徐滙中學聖母會值會張司鐸謹

### 總說

有一位編輯聖母會歷史的神父，名戴爾撥拉斯，*Delplace* 記載道：「從一五八三年利瑪竇進中國開教，到一六六四年份上，聖教和聖母會已傳揚在中國十個省份裡了。原來統查當時在各處立的熱心善會，約計有四百多種；有的特敬耶穌苦難，有的特敬聖母的；每一個會，大概揀選新教友中最熱心的一百名左右，收入會內做會友，訓練他們，充當傳教先生。於是賴他們的帮手，每年竟有五千或六千的外教人歸正；這種善會，真是傳教的先鋒隊，尤其是聖母會，成效更大。」所以現在我

把別的善會，暫且不提，祇把聖母會先講起。可是沒法把他在中國開教時的情節，照歷史式似的細述；因為手下招到的實據，真似雪泥鴻爪的很少，只得零零碎碎地，述一個梗概。要說說誰第一個到中國來創立這聖母會呢？怎麼推廣開去，分立在好多地方呢？會友是怎樣的人呀？在傳教事業上，生了甚麼效果？使現在我們教友們明悉了，能發出重視聖母會的心思，且要仿效前輩會友怎麼熱心出力，幫助傳教呀！我們中國教友格外地，當飲水思源，不忘聖母會的恩賜。爲怎麼呢？因爲聖教會從明朝末年，得以傳到吾國，而我們的高曾祖父，若子若孫等，得走入光明之路，認識真道，敬主救靈，沾着聖母會的光，確實不少。誰都知道中國聖教在唐元時代，興盛了一時；不久

滅亡，幾乎消踪絕跡。直至明末一五八三年，有意國利瑪竇耶穌會神父，第一個復來中國，重新開教。但是這位開教的偉人，是羅瑪聖母宗會的一個矯矯不群的會友。當利瑪竇在一五六八年入羅瑪大學，爲攻讀律學的時候，恰巧五年前，在這大學裡有一位年輕修士，文範教師，名雷盎（J. Leunis）創辦聖母會。起初不過收幾個小學生，後來一年發達一年，人數大增，即各級大學生也紛紛要求進會了。利瑪竇瞧見這情形，心中很覺感動，且非常羨慕。於是本素常敬愛聖母的孝心，也願加入；從此全心全力，遵守會規，益加發奮，習做聖母的孝子了。當時的會規，很是簡單的。後來利神父到中國來設立聖母會，擬定章程，組織一切，當然全根據這羅瑪宗會的簡章。簡章的大旨，如

下：

「聖母會的宗旨，是使會友在神業上，學問上，爭求前進。會友每主日行告解一次，使心靈愈清潔，愈能悅樂本會的主保無玷聖母的聖心。至少每月領聖體一次，（當時已算多了）每日望彌撒，念玫瑰經，或別種敬禮聖母的經。晚上工課畢，離校的前，用一刻鐘，各自默思一端聖道；又用一刻鐘，互相談談各人所有的好志向等。每主日夜課經後，植會對他們訓囑一番；訓畢，大家出發工作；有的到病院裡去，撫慰病人；有的到別的慈善機關上去，行愛德的工夫。本會設領袖一人，其餘職員十人，分工合作，隨時設法指導年幼的同學們。另派定一位耶穌會司鐸監視本會一切的行爲。」

從此看來，聖母會在羅馬用這樣的規則，潛移默化，培植利瑪竇到中國來傳教的德行和學識；又教他放大眼光，發展胸襟，從指導同學身上，進而去指導東方「坐死影中」的無數教外人民。後來聖了神父果真離鄉背井，來到東方的中國，開場就用同樣的會規，創辦聖母會，囑會友幫同傳教。那末中國得見聖教復興，而我們得爲基利斯督的信友，這不是聖母會的恩賜嗎？我們應當感恩不盡哩！我要畧述中國開教時代聖母會的情形，爲清楚起見，把當時立會的地方分別寫吧。

## 一 北京的聖母會 北京現稱北平

利瑪竇神父他自己覺着在羅馬聖母會內，得到的神益，筆舌難宣；又從經驗上，明悉聖母會在歐洲各處已設的地方，沒有不見優美的成績；又在社會上，爲改化人心，具有一種無敵的神力，爲此胸中久已抱定了這個主意：就是將來倘能出一個什麼地方去傳教，只要用自己的能力，能做得到的，一定要辦到這個會。他的主意，不像是作一場空夢罷了，是實實在在的。看他在一五八三年進到廣東肇慶，又經歷十八年的艱難困苦，在一六〇一年一月廿四日，方才達到心心念念所渴望的目的地——北京。是當時中國的京城。一到那裡，把不得立刻要見聖母會的發現。然而仔細一想，要得好會友，先要緊有好教友。於是開始對外教人，不怕舌疲唇焦，宣傳正道，尤其喜歡和上流社會中一般人接洽。照利神父



親筆日記上的話，知道：「當時在神父的應接室內，天天有名公鉅卿，各式人物，來質疑問難的，川流不息，實有應接不暇之勢。」利公往往先談論天文地理算術等的科學，進而講到倫理良心等修身之道。見聽的人心悅臣服了，然後再進一步，把天主實有，靈魂不滅，和聖教一切的信道，循循善誘地，一端一端申說一個明白。誠心領洗入教的人，年年必有數十；凡新教友利公加意教他們熱愛耶穌，事奉聖母，又須體諒耶穌聖母愛人的心，把他們自己所得的真道，講給人聽。利公這樣訓導新教友，正是為預備日後設立聖母會的人材啊。在一六〇五年，統計領洗者，已有二百餘人了。利神父從這數目中，挑選一等熱心出眾，才德超羣的，勸他們互相聯絡，結成團體，奉聖母為主保，便成聖母會的雛形；日常再加殷勤教誨。到了一六〇九年，眼見他們造就成功了，便在這年九月八日，聖母聖誕瞻禮，正式收他們入會。那末中國第一個聖母會，稱他叫天主之

母會，恰巧在這紀念聖母誕生的一天，也好算誕生了。利神父以爲人不在乎多，在乎有用；故此只收四十名，其中大多數原屬學界中人。然所以被選着，並非祇因文學高深的緣故，却因信德活潑辦事精能，爲推廣基利斯督的神國，視爲有作有爲，很可以信托的啊。但是他們的姓名，除了一個領袖聖名路加外，其餘的名字，都已失傳，無從查究，最是可惜。即如我鼎鼎大名的開教功臣，文定公徐光啟，是否進了聖母會，也不能說個一定。

然看徐文定公歸正後的信德，神貧，克己苦身，救靈神火，怎麼保護教士哪，怎麼設法闡揚聖道哪，怎麼贊助教士爲傳教起見編譯各種書籍哪；這樣修德行善，適合聖母會的宗旨，顯出聖母會的精神，足見得他十分之八九是一個聖母會友啊，況利神父和他極其交好，日夜講論修身成聖敬主愛人的道理，原來是爲預備他做一個

出等的會友，可以用他的德行學問出而幫辦傳教的事業的，怎能收他的同志們入會，而偏忘他自己，讓他列外呢？但是文定公從一六〇七年，因丁父憂回上海故鄉守制，故在北京他的同志們進會的時候，公自然不得到場和他們同進。然利神父當他起程的前，既知道聖母會快要成立，難道不能私下先收錄他嗎？或文定公從一六一〇年仍回到北京以後，難道不能另行進會嗎？這時利神父已經去世，然他豈不能在別的神父手裡加入嗎？又或他從一六二二年辭職旋里後來，進了上海的聖母會也未可知。總之無論文定公的名字在聖母會冊簿上登記了沒有，然他的心思，是聖母會友的心思，他立的表樣，是聖母會友應立的表樣，他做的事業，是聖母會友應做的事業。照聖經上「看菓子可以知道樹」瑪竇第十二章三十三節的話，我敢下一句斷語說，徐文定公至少在實際上是一個出等的聖

母會友。本年適逢他逝世後三百週紀念，人都追述他爲國家爲聖教積的一番豐功偉烈，我還要追究到根底，爲什麼他能造到這個地步呢？照以上審情度理的立論，可以答應說：這是因徐文定公從聖母會的老會友利瑪竇神父的引導，盡心竭力的守好他所授的會規，要做一個虔誠愛敬聖母的孝子啊。這一點，凡要追念文定公功德的，特請注意。譯者附誌

當時第一任聖母會領袖某某，聖名路加，做官的，德行，學問，都超人一等。利神父根據羅瑪宗會所編的聖母會規，托他譯成華文，發給北京聖母會友。領袖還幫同利神父寫出爲會友應用的祈禱規則，和行告解善法，併幾種神業工課。還有一樣，很可注意的，就是關於選舉的規定，却和現今聖母會中所通行的相合哪。爲做會期，會友相聚在領袖家內，利神父主席，講了短篇道理後，續開談話會，同神父交換意見。於是這等新教

友，於信道上，有什麼疑難之點，一一陳述，謙謙遜遜地求神父指示；神父不憚煩勞，一樣一樣的給他們一個滿意答覆。凡會友照會規定例，應辦的慈善事業；他們一一照辦，就是救濟窮民，尤其是救濟一等窮苦的教友。倘遇那一個教友去世，即舉行大規模的喪禮，就是爲他辦追悼安葬等事。這是因利神父查悉中國人的習慣，是最重視亡故的人。故對於奉教亡人，這樣鄭重地舉行喪禮，給教外人觀看，不能沒有影響的。後來果有事實，可以証明，然這裡不必多講。利神父在北京創立了聖母會，待他在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壽終時，這會已根深蒂固，繼續下去，仍舊幫助傳教，不遺餘力；而況這個會好像中國聖母會的模範似的，遠近的新教友中，有許多看他的樣，也要組織同樣的會了。於是聖母會一個一個蓬蓬勃勃地興起來了。一六四四年在方德望神父 P. Lefevre 的傳畧上，說：「方神父同湯若望神父 P. Adam Schall 盡心竭力，管理許許多多的

聖母會呀。」

## 二 說南京的聖母會

利神父到北京的前，在一五九九年份上，先到南京，約居一年，天天設法傳教。第一家信教的是姓秦，神父卽在他家裡行彌撒聖祭，好算是南京第一座聖堂了。在一六〇二年份上，信教的數目，添到五十名；後一時不很什麼樣的加增；因他們好幾次，遇着艱難的緣故。可是人數雖然不多，然他們的信德和勇敢，確是超出尋常萬萬的，尤其在一六一六年南京禮部侍郎沈淮仇教的時候，益加顯著，實屬可嘉呀！當時神父很少，不能多到；教友自己先劃分數處，如會口的樣兒；每處備一小堂，爲相聚瞻禮誦經之所；又公舉老成明道的八人，名辦事人，分派各處，代理教務。有時幸得司鐸特來顧問；然也不過暫留數日，補行辦事人所不能辦的事情；

給他們獻彌撒，行告解等聖事。這樣善表，最動人心；故以後教務很發達。據費福民 P. Pfister 神父的紀錄，他說：「這南京的會口，照全國會長龍華民 P. Longobardi 神父的意見，好算是全中國很可觀的會口中的一個；好比一個花園，能發生各種紅紅綠綠德行的好花；教友自己既有德行，自然也不難以德化人；故無論城內城外，棄邪歸正來求領洗的，不知道多少；他們的信德，非常堅固，他們的同族，同家的人，雖大概還是外教，往往強迫他們反教；然而他們能堅強不屈，不爲搖動，至死保存信德。他們信教的名聲，越傳越廣，傳至臨近城市鄉鎮，使這裡的人，起頭也有敬主救靈的觀念；待後來有傳教士去宣講，不難如在乾燥的柴上生火，一觸即發燄了。這等新教友，雖不能多領聖事，又不能多同教士們來往，也不能屢屢聽他們的訓導；然而他們的熱心守教，救靈神火，比老教友不獨能並駕齊驅，且還能高出一層；這究從那裡得來的呢？怎麼會到這般地

步的呢？我說這是不難解釋：第一這是天主的仁慈，爲開教地方，諒必是賞給特別聖寵的效驗。第二因當時傳教士，格外肯犧牲出力，熱心祈禱；而他們的德表，深深地印入人心哪。除此以外，還有第三樣哩：就是聖母會友的相助相勸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，能收這樣的效果啊。查悉南京的聖母會，也在一六〇九年份上，被羅如望神父 *P. de Rocha* 創設的，用的會規，和北京用的，沒有絲毫分別的。當時教友中設備一處所，爲教士住宿修省行神業等工用的；倘教友們成羣結隊，都湧到西教士住屋裡去瞻禮，勢必招人疑忌，當沈灌得勢的時候，爲尤甚，不可不防的。故教士把教友人家，劃定三區，作爲三個會口。每一會口，指定一所，當作聖堂之用；教士輪流按照日期，到各聖堂裡去，行祭講道，每區教友，當然也按期，各到本區堂裡與祭，聽道，公同祈禱。從三區教友中另有一等，特別熱心，有志修成，且不獨要救自己，還要救別人靈魂的，這就是神父所選錄的聖



母會友哪。他們每月一次，做會期，可相聚在神父的住屋裡。神父每次怎麼訓囑一番，吩咐一切，這是可想而知，無消說得。每月死板板的會期，爲滿心神火的會友，自然不夠；他們見教友中，有冷淡，或不守教規的，必去規勸，促他們回頭改過，併率領他們至司鐸前，認罪受教。若一聽見有人患病了，急忙地親去慰問，不獨扶助他們的靈魂，還要照顧他們的肉身哩。對於貧苦的人，無論他們出身怎樣，總是待遇他們如同待遇病人一樣。這樣謙遜和愛德的工夫行出去，外教人見了，能不動心嗎？自然要想一個教能生這樣的人物，這個教，定必不是平常的吧？從此也看重天主教了，有許也想信奉了。還有一樣，聖母會應該個個習練的，就是權付聖水，凡遇將死的孩童，即該給他們權付；或遇患重病的人，該給他們講幾句要緊道理，勸他們悔罪定改，如願受洗，也該給他們聖洗。在歐洲至第十八世紀末年，還不准立婦女的聖母會；可是在中國情形不同；照中國

當時的俗尚，婦女們當緊閉在閨閣之中，足不出戶的；所以教士們要勸婦女們奉教，是一件很難的事。若要教他們如同現在的樣兒，到堂裡去，和男教友一同瞻禮，這是好像西天出日頭，更是做不到的事。爲這個緣故，教士們決意要利用婦女們來勸化婦女。於是王豐肅神父 P. Vagnoni 於一六一一年，在南京第一個設立第一個女教友聖母會，名天神之後會。會期定在一極有名望的夫人家裡做的，打發一位本籍老修士年六十歲，名鍾巴相 Fernandez 代表值會，主持一切；不久，會友在德行的路上，大顯進步，竟有許多除行苦功外，還加上默想工夫，且或發終身守貞願的。南京的教友表樣，尤其是聖母會友的善表，真是出人意外，使外教人見了，個個驚訝吶呼。還有白兒刀利神父 P. Battoli 記當時會友的熱心說：「這等會友的熱心，有一些相像起初的教友啊。怎麼樣相親相愛呀！怎麼把各人所有的，不問多少，捐入公賬，爲扶助貧窮的和孤兒寡婦等

費用呀！其中有的自己原該受人救濟的，怎麼竟會節省，爲要救濟他人的緣故。會友對於病人，更仁愛非凡，使外教人，也都驚奇不止。看他們怎麼爲病人請醫生，買藥哪！怎麼送湯送水哪！有的把自己家中的器具，給他們用啊！併有的把自己的床鋪讓給他們睡啊！還有的自己沒有什麼可以供給他們應用，然要表示一些愛人的心情，願到病人家裡去，日裡夜裡，殷殷勤勤，服事他們啊！以上是待奉教的病人；即是外教教的病人，有時被衆人所捨棄的，會友也去收留他們，欣勤地扶助他們，如待教友一樣。所以外教人，不必受長篇連牘的勸告，自己也願意進教了。這等熱心會友，雖常謹慎小心，不敢犯罪；然不因此而怠忽告解；相反，願屢領這件聖事，爲此緣故，有時須長途跋涉，飽受風霜雨雪之苦，爲要見一位代天主位的司鐸呢！這是足証他們怎麼要保存神靈的清潔呀！許多每日行默想神工，倘日間不便，夜中必補行的。他們做各種苦身克己的工夫；也

有不少，自願發終身守貞的願哩。」

### 三 說陝西的聖母會

在陝西好幾個聖母會，大約在一六三四年，是高一志（在南京名王豐肅 P. Vagnoni）後遭沈淮之艱難改這個名字（神父設立的；其中一個，計會友四十人，都是念書人，領袖姓段，聖名伯多祿，官場中人；他的熱心和愛德，遠近都知道；最出名的，是歡喜收養被人遺棄的嬰孩；誰見了，沒有不動心的。他收拾這些嬰孩，放在自己家內，給他們吃著，折中計算，日有一百名左右，好似一座育嬰堂的樣子。雖是做官的人家，然他有時在城市中，瞧見一個兩個被棄的新生兒，頓時慈心大發，即雙手抱着，抱到家內，不管人家的說長道短，也覺不着有什麼難以爲情啊！一到家內，輕輕地安放著；還親自動手，佈置一切，照料一切，甚至他的妻子，怨怪他說：「

難道我們家裡沒有僕役嗎？豈不能叫他們代勞嗎？爲什麼要親自動手，自討苦吃呢？」伯多祿和顏怡色地答應道：「你該知道這是泥土中的珍寶，我們應當自己一同去搜藏的啊！怎可讓給他人呢？」推他的意思，是要說：「這些孩子們被人所遺棄；可是他們也是人，也有靈魂，很可貴的；而且這愛德和謙遜的工夫，人們大概看不起，然在天主前大有功勞，很有價值的。」所以勸他的妻子，一同做這個好事哪。伯多祿還叮囑她：「要勤行悅樂天主的事——哀矜，——勿要祇挂教友的名字罷了！還須用事實來，証明是真教友才好。」一六四七年方神父 P. Lefevre 從北京調往陝西傳教；誰欲知道他的聖德怎樣高大，他傳教的成效，怎麼奇異，只要看在一六五九年，他去世的年份，陝西傳教區的狀況，怎樣興旺，便知道了。查悉在那個時候陝西傳教區，設有兩座總堂，第一座在西安府，是方神父慣常居住的地方；第二座，在漢中府。屬第一座管的大堂九只，

小堂不計其數，還有教友家中念經所五十處，教友共計二萬。屬第二座管的大小聖堂五座，在深山中教友家裡，念經所，爲數也不少，教友共計四千。以上事實，都是方神父費十二年的心血開創推廣的；然究竟用甚麼方法，能得那樣成績呢？考查實際，知道方神父除修聖德以外，還用別種方法；其中一樣，就是聖母會哪。他的會長郭納爵神父 P. Ig. Dacosta 論及方神父的教友說：「有多少教友，即有多少傳教的人，他們靈魂上的潔淨是用聖母會的各樣法子保護的。」費福民神父 P. Plater 記載道：「方神父用全副精神來管理聖母會，他能覺悟當傳教士缺乏的時候，爲宣傳信道，保護信德，除了聖母會，沒有別的門路了，爲此他盡量地培植訓練聖母會友，挑選一等熟悉中國事務的，讀書識字的，有德行的，有見識的，明白教理的，派他們當聖母會的職員，做其餘會友的榜樣，他自己還不停的鼓勵他們，引導他們；因着他們的宣傳，教務日形起色，進教

的一年多一年。例如一六五二年份上，新領洗的計有二千六百九十九人。總之方神父靠聖母會的助力，在陝西得開教的成績，如同從前在北京一般的優美哪！

#### 四 說上海的聖母會

在沈滙仇教（一六一六年）以前，南京教務，進行順利的時候，上海還沒有奉教的；上海的開教，全賴相國徐文定公光啟的德化：因光啟佩服利瑪竇神父的勸導，在一六〇三年在南京被羅如望 P. de Rocha 神父付了洗，恰巧於一六〇七年，丁父憂，循例當告假回到上海故鄉，守制二年。於是趁這個時機，文定公對同鄉碩彥鴻儒輩，宣講聖教真理，來聽講的人，濟濟跼跼，門庭若市。據金神父尼閣 P. Trigaut 的話說：「上海是出文學的地方，讀書人却然多不勝數；還有許多做過大官的，他們積了累

千盈萬的家產，建造寬廣的房屋，規模很大，可惜街道很是隘小，却是一大恨事。」再說那來聽道的人中，不久，即有五十人，道理明白，心志堅定，一心願意要領洗。有郭居靜神父 P. Cattaneo 承文定公之再三請求，特來上海，給那五十人行聖洗禮。以後隨時還給保守的付洗。到了一六一一年，郭神父當離上海，往杭州去的時候，上海共計已領洗的教友有二百名了。然神父動身以前，已從這數目中揀選一等出類拔萃的人，收入聖母會內，給他們的會規，和利神父給北京聖母會的會規一樣的；從此上海第一個聖母會也成立了。可惜它的一切詳細情形，和所辦事業等等，沒有傳下。無從查考；祇知道會友中有許多做過避靜神工，是郭神父給他們講道理，引導的。再說從一六一一年，郭神父到杭州去了，從此上海會口一時沒有別的教士來接管，只得屬杭州管轄了。然杭州神父要兼管上海的教務，却是鞭長莫及，困難得很。幸而到了一六二三年徐文定



公伴同畢方濟神父 P. Sambiasi 復回上海。從此教化大行，信友的數目，年年增加。一六二七年，徐文定公當把郭神父所造的小堂放大；一六三七年，潘國光神父 P. Brancati 來接畢神父的任。潘神父真是一個赤胆忠心，很有能幹的傳教士，不怕勞心勞力，一連三十年。還有賈宜睦神父 P. Gravina 做副手幫忙，幫過了二十五年後來，調往揚州去開教了。潘神父同賈神父，在上海傳教的時候，見教友來堂瞻禮，如蟻聚，鼻趨似的；已經放大的聖堂，還不夠。於是在一六四十年，擇定上海城內，建造一座寬大的聖堂。這就是現今的老天主堂。潘神父在一六六一年，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說：「他每年當給二千或三千保守的付洗。」在上海四鄉數十里以內，教務也很發達；因徐文定公在上海四鄉，有田無數，都租給鄉下人耕種的；自然他勸許多佃戶棄邪歸正，却不是一樁難事。柏應理神父 Couplet 記着說：「在這上海區域內，（諒必浦東，浦西，浦南等處當時

也在裡頭，一計有聖堂九十，念經所，四十五。」別有一位神父記着說：「在一六六四年份上，我們算得男女教友不止五萬；聖堂大約六十七，總堂在上海與松江城內，其餘各堂皆歸這兩個城內的總堂所管轄。至於浦東一帶，聖堂還有五座，屬上海總堂管的。」畢嘉神父 Gabiani 論及當時傳教士的生活狀況說：「在上海區域內，當時傳教士祇有兩位神父，一天到晚，忙不過來，實在不夠，這兩位神父，一位住在總堂內，一位住在鄉下。當封齋時期，和聖誕前四個主日內，一位該常駐在總堂內，不得抽身他往，是爲各教友，來堂領聖體的日期，計天天來告解領主的人，約有一二百，有時在三百左右。有許多路遠的教友爲領聖體的緣故，不怕守三天的空心齋呀！同時別一位神父盡他的力量，天天奔走，巡閱各鄉村的大小聖堂；每處聽年大的老人婦女們，和兒童的神工，給他們講道，作彌撒，送聖體。每年趁這個時機，有多數已奉教的人，率領到神父跟前，一

百或一千被他們所勸信的保守教友；併往往給神父敘述一番爲人力所辦不到的事情，好似天主用來爲酬報他們的熱心的。上邊所述的情形，萬萬不是空中樓閣，都是真情實在，我可以証明的啊。」

以上細細地述上海區教務發展的情形，初覺文不對題，說的不切；然必須先要把這一層說明，方才顯得出聖母會在五十年間，幫辦傳教事宜，怎麼有功？怎麼有益？怎麼是少不了的呀！我們當想想爲五萬餘教友，祇有兩位神父，無論他們有甚麼大本領，怎麼能夠維持下去呢？爲此爲保護信德，或爲傳揚聖教，必須要有熱心和明白的教友做帮手，此帮手非他，就是聖母會友是的；故當時的教士，見一個地方，有了聖堂，即算一個會口成立了；那末第一件事情，萬分着急要辦的，就是在會口內揀選一輩最出色，最明白道理的教友，組成一個聖母會，用他們來辦傳教的事業。每一個聖母會，必推舉一個領袖。領袖的資格，除熱心出眾外，又須對

於本會口教友，有好感情，併特地有一些聲望的，方能管一會口的教友。他的本分是促進教友守誠盡職，該日夜留心，顧全一切關於神益的事情。當神父不在時，領袖可以做他的代表，聚集教友，主持會期，彷彿現今會口裡所稱的辦事人。不過領袖特是聖母會的一份子，對於聖母，曾許過終身愛敬奉事的志願，故要格外誠心。聖母會友就是會口中優秀的教友，這等會友，真能供給傳教神父一大有力的相助，可以補行他力之所不及；就是可以幫他管理教友，勸化教外人民。從此看來，聖母會在宗徒事業上，不是有極大的功勞麼？以上所述，是男聖母會的好處。至於女聖母會，如上所說的，在上海如同在南京，有同樣罷不來的理由，爲此也早已設立了。查潘神父的時候，在上海傳教區域內，進聖母會的女教友，計有一百四十名；其中一個，就是天下聞名的許太夫人，聖名剛弟達，是徐閣老的孫女。柏應理神父 P. Couplet 爲她編輯了一篇小傳，於傳教史

上，尤其於聖母會史上，很有價值的。現在不過把傳中一段，說幾句，足見許太夫人怎樣熱心？怎樣修成自己？怎樣有救靈的神火？却不愧爲聖母的孝女哪！據說：許太夫人當時雖已年老力衰，然行神業之工，毫不疏忽，併加以齋戒等苦工，但不免有些過分，甚至她的神師，爲她年高力乏的緣故，要禁止她這樣刻苦。可是許太夫人，雖極願意常聽神師的命，然有時也太息地對神師說：「唉！神父呀！怎可假託保存我力量的美名，竟爲天主什麼都不做嗎？我知道有傳教神父，他們的力量和性命爲中國，爲聖教會，更加寶貴，更加重要；但是他們一天到晚，東奔西走，沒有片刻的休息；然而還做許多嚴厲的補贖工夫呢！」聖母會友許太夫人，幫助神父們傳教，功勞很大；看她慷慨解囊，把家中資產，捐助於教會爲各處造聖堂，開會口的用度，還有一樣，更是難得的，是她的兒子續曾，聖名巴西畧，因從小受賢母的好教訓，所以一樣熱心，一樣心頭上燒着救靈的神

火。他在好幾個省裡調來調去，做過大官，很有勢力的；他能照賢母的訓囑，遷調到一個地方，必定用這個時機和職權，邀請教士們到這個地方去傳教；因而在江西的南昌，在四川，在河南，雲南等省，得以開教，購地造堂，都是許氏母子的功勞啊！

## 五 聖母會的變相

當時在上海教區內的傳教士，眼見聖母會的效果那麼大，那麼多；於是更有興致地，還要得到各樣特殊的神益，不怕召集教友，勸勉他們，組成別種相類似的善會。這等善會，大都仿效聖母會的法制，吸收聖母會的精神；故在名稱上，雖不叫聖母會，但其中大多數，在實際上却和聖母會沒有甚麼大分別，或可說好似聖母會的變相罷。爲此我講了聖母會以後，還要談談這各色的善會裡。他們的宗旨，果然各有不同，然總不出乎

專務修成，研究道理；還加上了一個傳教的性質。

(一) 當時聖母會後來最有關係，且最通行的善會，要算是叫苦難會。在上海教區內，共計有三十三處；這是特選的男教友，結成的團體，爲愛慕救世主耶穌，寬宏大量，肯出力做事，不怕犧牲吃苦的。每瞻禮六，在他們的小堂內，或在會友家內，集會做會期，默想吾主受難聖死的慘史；在好幾處，會期做畢，公打苦鞭，已成了這個習慣。

(二) 爲童年輩進的善會，是叫天神會，專門把聖教道理，栽培他們爲目的，是要他們保存如天神似的潔淨。

(三) 還有一個善會叫熱心會，*Relig* 會友的本分，是招尋被人拋棄的，一息奄奄將死的孩童，替他們權行付洗。

(四) 當時還有聖類思公撒格會，和善終會，考查傳教史，祇見有這兩會的名目，至於詳細實情，一概不題，所以不得而知了。又當時所稱的

(五)

善終會和現今的善終會，有沒有分別，也不敢妄加斷語。

但是爲傳教士除聖母會外，最能幫忙的，好算是以下兩個善會，都是把成己成人爲宗旨的；其中一個，叫聖依納爵會，專收知識階級的人，這會不很通行，光在有神父常駐的地方，方才設立。會友對於修成，對於神業，對於救靈工課，應當守一定的規則；他們還該預備道理，清清楚楚地寫在紙上；有的講論聖教要理，有的伸說降生救世的奧蹟，有的解釋每年大瞻禮的意旨；爲扶助他們做這個事情，教士們先辦給他們各種聖書，以便參考之用。每月一次聚會，聚會時，各當把所寫的道理，當眾念給神父聽；神父聽了，還審查一下，卒見所講的沒有悞錯，却合聖教的道義，那末，每逢主日，打發他們，到神父自己不能到的聖堂裡去，講給教友們聽。有時從這樣著作裡，末末了印出書本來，分散出去；這樣，可以宣傳到別的遠地方去，好



(六)

處更大更久了。柏神父 P. Couplet 說：「中國人的出性大概是喜歡著書的，所著的書，又百讀不厭的，故這個會適合他們的性格，為此於傳教上得益很大。」

別一個善會，奉聖方濟各沙勿畧做主保，故可稱聖方濟各會，然慣常人們叫他傳教先生會。會友當行什麼神業工夫，當盡什麼本分，會規上寫的明明白白。如果他們守好會規，那教人一時分不出來，是世俗人呢？還是修道人啊？在潘神父 P. Biancati 的上海傳教區域內，共計有三十三個；在上海的一個，據柏神父 P. Couplet 的話，收到六十名會員；他們的職務，是賴聖方濟各的保護，從本教區傳教士的指導，各在他們所設的念經所，終日訓誨兒童，教授經言要理，如現今各堂口的教經先生一般。每年四次，須巡閱教友人家，查察各家的狀況，要留心看家中有沒有救世主的聖像？或還有什麼異端

七

東西麼？有沒有小孩子還沒有領洗？有沒有年老將死，患重病要緊領終傳聖事的？還有教友的本分盡的怎樣？以上種種情形，須仔細考查，一一筆記，稟告神父。許太夫人年年辦許多念珠，除免世罪羔羊，聖像，聖牌，苦像，和別種聖物，交給傳教先生，備作獎品，爲賞給他們所管的小學生。九月廿九號，聖彌額爾瞻禮，定爲發獎的日期。屆期，各處兒童，帶了先生所給的獎票，都到上海總堂裡去，望了彌撒後，聚集在一個大廳裡，在那裡，傳教先生們，已把各式獎品，陳設在鋪很華麗台單的卓子上，一望而惹人眼熱的。於是傳教士，按兒童所呈出的獎票，大小多少，把獎品挨次一個一個的，授給他們。於是，有拷銅鼓的，吹喇叭的，樂聲四起，很形熱鬧，大增兒童的興致，併引起外教人的觀感。

費福民神父 P. Pfister 在所記潘神父的傳畧上，提及在康熙二十二年

年（一六八三）有上海教友所編的華文筆記一冊，在這冊上，可招到以上善會的名稱和會規，這各等善會，當時在這很興旺的上海教區內，是極盛行的。

（八）

揚州也有聖母會和別的善會，這個地方是在一六二〇年，史惟貞神父 P. de Spina 去開的教，兩年後即有九十六個教友；到了一六六〇年，畢嘉神父 P. Gahiani 去傳教；一六六四年份上，有人算城內城外，約有一千教友，五個善會，就是聖母會，爲兒童們的天神會，爲家長的苦難會，爲權付遺棄嬰孩的熱心會，還有一個傳教先生會。當時揚州教友的熱心，得以保存，揚州的教士，得以傳教，大半靠這五個會的助力。

## 結論

上邊約畧地敘述了在中國開教時期的幾段聖母會的事實，又講了一番同時的別種善會，現在要看看聖母會和別種善會，究有甚麼異同之點：相同之點在那裡？相異之點在那裡？論到聖母會，是一個信友的團體，有組織的，有定規的，該服從神長指導的，這是和別的會，沒有絲毫分別。聖母會的宗旨，是修成自己，還要救人靈魂，然大概別的會，也有這樣的宗旨，尤其是聖依納爵會，和傳教先生會。原來一切的善會，都是仿照聖母會而組成的，故可稱聖母會的模型，或變相啊。可是聖母會有兩樣特殊的性質，別的善會不得和他同日而語的：一是團結的特色，二是主保的超絕。先說團結的特色：按聖母會團結的界限，和力量，再大沒有的；因為聖母會只要在公教裡，隨處可以設立；又可為男子，婦女，童年，青年，學

界，商界，工界，各色人物，分別設立。原來沒有限止的啊。各處所設的會，統統聯絡於羅瑪宗會，好似無數細胞，粒粒附屬於總，共生機上樣兒；又凡會友的性別，年齡，職業等雖不一樣，然除爲各地方情形不同的緣故，另有規條外，一眾當守同樣的公規，因而抱同樣的心思，億萬人如一人似的，同心合意，大家努力，要達到成己成人同樣的目的；那麼，團結力，不是很大的嗎？又若這會同那會比較，論到會友的性別，年齡，職業等，果然不同，然在每一個會裡，會友須得性別相同的，年齡不很參差的，職業也互相彷彿的；這麼有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的情感，自然易於互相接近，互相友愛。於是團結益力，爲得本會宗旨，大家興高彩烈地，羣策羣力，當然是不難的了。這是俗語說的「怎等人辦事，當在怎等人中辦的」啊。

二還要看主保的超絕怎樣？聖母會所奉的主保，不是別的，就是天上母后，天主的母親，也是我們的母親。她操最高的權，懷最好的心，她很能保

護人，又很願保護人。聖母會如同一個學校，專務研究修成聖德，增加救靈神火的學問，拜聖母瑪利亞爲教師的。又如全世界的一大隊精兵，分散在萬國萬方，秩然有序，各守紀律，萬眾一心，服從天主聖母總司令的指揮的 *Acies ordinata*。聖母會具有這兩樣特殊的性質，所以怪不得它成立至今，經過了三個多世紀，先在西洋各國產生了那麼豐盛的效果，及到教士們一進了中國開教，一有了數十數百教友，都急急忙忙地要緊設立聖母會爲入手。故當時雖比晨星還要少的教士，在滿地荊棘，迷信如海深的中國，竟能成就幾多教友啊！開出幾多會口啊！建造幾多聖堂啊！這也豈不是靠聖母會友同樣的團結力，同一主保的臂助嗎？那末，倘使從前的聖母會，能發生這樣奇妙的成效，現今的聖母會，難道改變了嗎？難道不能發生同樣的成效嗎？爲此我希望現今諸位聖母會友，看了前輩的榜樣，想念他們怎麼竭力幫助教士們，從一些沒有聖教氣味

的地方，能開出教來；現今也要竭力幫助教士們，從已經開教的地方，使聖教更加廣揚，教友更加熱心吧？這就是我把在中國開教時代聖母會的一鱗半爪陳設出來的志願。

一九三三年八月

譯

1.27

50067

印館書印灣山土滙家徐海上

(BC  
3  
976.1  
76